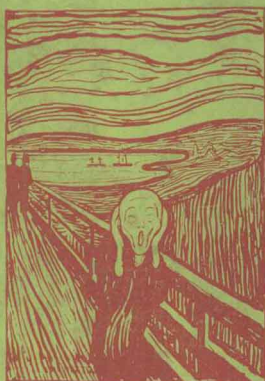


十二世紀文藝與批評

中華雜誌社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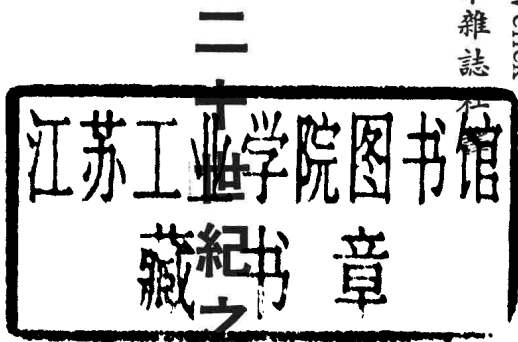


E. Munch作 號呼中虛空

學術出版社出版

現代知識叢書

R. Wellek
中華雜誌



文藝與批評

學術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初版

二十世紀之文藝與批評

著作者 R. Wellek 等

譯者 中華雜誌社

發行者 學術出版社

臺北市景美區萬慶街四十六號
電話：九三二〇四八
郵政劃撥四八七六號

總經售 文藝月刊社

臺北市中華路六十九號
電話：三七四五 一三

印刷者 盛京印書館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七〇巷一一〇弄五號
電話：三三一八 二一六

編者前記

本書包括六篇文章，大體是討論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神學哲學科學）與文學，藝術和文藝批評的，一部分也說到俄國。故合稱二十世紀之文藝與批評。五篇譯文，一篇寫作，均曾發表於中華雜誌。五篇譯文來源及原作者，各文篇首皆有譯註。無須說，原作者都是名家。這六篇文章合起來看，可多少了解二十世紀文學、藝術與思想的特色，同時可以看出三者相互的關聯，可以了解其背景，也可以看出其趨勢。

這特色，就是在「不安」、「挫折」、「絕望」、「苦惱」這些詞令中所表現的心境。人類之「苦惱」不是今天才有的，然其深刻、廣汎而緊張，而且前途茫茫，是「現在時代」之特點。這特點不僅表現於文藝，也表現於思想。自然科學雖與此苦惱無關，亦被引用於此苦惱之說明。此即所謂「西方文化之危機」。

這深刻廣汎的人類苦惱絕望之感之背景，就西方文化看，自在西方文化本身發展之不平衡中。現代西方文化最大特色或成功，是其科學技術之突飛發展，這是曾使西方人引為莫大的驕傲的。時至今日，這一方面造成西方人宗教的危機，而由於西方道德基於宗教，也便形成道德與精神之徬徨；另一方面，造成社會上的矛盾衝突以及國際上的原子恐怖。人類已能

造出機器飛到月球，然在大地之上，處處呈現解體與分裂，使人覺得無安身立命之地。這一切，是這些文章都說到的。

所謂「危機」Crisis，在希臘文本是「解決」之意。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祁克果、馬克斯、尼采、佛羅伊德以及柏格森等對此危機提出說明和解決。還有那常新的回到傳統——即回到基督教的呼聲，到二十世紀特別響亮。然上帝似乎不可復生，時至今日，最流行的還是馬克斯列寧主義和實存主義：前者對西方社會作集體的叛，後者作個人的叛。而這兩者在美國且有合流之勢，而以嬉皮或衣皮為先鋒。這也是上述的文章中多少看得出來的。

然由整個的世界史看，今日西方文化危機之發生，不僅在西方文化本身之中，亦在西方社會之外。此即東西文化發展之不平衡。其過程大體如下。

在十六、七世紀間，在東西開始全面相遇之時，東方正在文化腐敗解體之時。而此時西方正在民族國家成立前後，經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促進航海殖民，造成西方科學技術空前突飛發展機會，並使西方得以技術優勢主宰世界。

由於西方文化是藉壓迫、剝削東方而發展的，造成西方文化一時成功之特色：都市市民之物質主義、技術主義、拜金主義、貪婪主義，而且也造成西方的傲慢與偏見：西方中心，並以西方文明即人類文明之當然代表。而這也便是西方文化本身之弱點。

於是又造成西方社會道德之頹廢，工人起來爭利而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各國相爭利而有列強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爲爭利而戰而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大戰後，西方的權力動搖了。

以英法爲首的西方權勢，原基於一時的技術優越。他們的精神狀態早因寄生的殖民主義而衰退。第一次大戰後，他們的實力既受到損傷，而其技術優越不復能壟斷。西方文化的危機便公開暴露了。

在西方侵略東方之過程中，俄羅斯利用東西衝突及西方爭奪東方之戰爭而增強其地位，並變本加厲的擴大帝國主義政策。第一次大戰後，俄國共產黨人又將帝國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結合起來，發展了一種新型的社會帝國主義，其目的在取西方帝國主義之霸權而代之。

在第一次大戰後，由於西方帝國主義之削弱，東方帝國主義的日本帝國主義起來了。他要取西方帝國主義在東方的霸權而代之。

然第一次大戰後，東方的民族主義也一般的起來了。由於東方之落後，這民族主義受共產主義和日本人所謂「大東亞新秩序」之愚弄。

首先起來對西方進行自殺運動的，是第一次大戰中失敗的德國之納粹主義。蘇俄和日本乘機附合，共同發動第二次大戰。希特拉的技術毀滅了歐洲。繼而美國的技術毀滅了希特拉

。但到了二次大戰終結，歐洲（老西方）的榮華富貴結束，而蘇俄亦能以其技術與美國抗衡，使世界進入恐怖平衡時代。

今日西方文化危機，原不是在今天才發生的。不過由於他們失去了技術優勢，因而世界之支配權，一度擴張的西方人只好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那小天地也因巨大的一伸一縮而扭曲，才痛感人生之苦惱。美國雖然還保持其技術的優勢，然因其文化母體的歐洲之苦惱，加上身受目前共產主義的衝擊，亦不得不感受苦惱。

今日西方文化之危機實有其「原罪」，即他本由剝削東方而興。他造成技術專制，也造成了共產禍亂。但共產並非天堂。奧維爾說它是「動物農莊」，而杜定采夫也說「人不僅爲麵包而生」。而西方文藝家所呼號的，也無非是「人不能專靠技術而生」。

如果就西方文化危機本身而求解決當然是應求文化本身之平衡發展，技術與道德、科學、文藝、歷史、哲學之平衡發展，並使社會制度合乎正義。

然如果想到西方文化之平衡發展乃由於東西文化之不平衡發展而來，想到西方壓迫東方只造成共產主義的機會，而這共產主義不僅威脅西方而且威脅東方，且非東方與西方任何一方所能單獨對抗；那麼，便可知西方文化危機之解決，還有賴於「第三世界」，東方世界，十六世紀以前的先進地區，十七世紀以後的落後地區之努力。東方世界必須克服自己的落

後，與西方合作對抗共產主義，同時在東西文化平衡發展和合作的基礎上，重建平衡發展的人類之新文化。

凡此一切，是這一本書沒有說到，或無所感覺的。此自無怪其然，因為他們是西方人。不幸的，是東方人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在西方文化盛時和壓力之下，東方人因技術落後，固有文化破滅，被迫學習西方人。但在殖民主義下，沒有「西方化」的條件。及西方文化既衰，又跟着俄國人學共產主義，而我們中國人已將大陸學掉了。於今又有許多人學西方文化末梢的實存主義。這只足以加深自己的禍害，延長人類之不幸。

人類文化確已走到危境。過去的東方文化被西方文化破壞了。然一時支配世界的西方文化亦已走到破局，而共產亦只是大病而非治療。

人類何處去？出路畢竟在前面，而且歷史也無法回頭。出路在創造一個新的人類文化。這就必須超越過去的東方傳統、西方傳統以及共產主義而前進，前進到世界各民族之平衡發展和文化本身之平衡發展，充分解放全人類之文化創造力。

中國人的出路是向前創造，不是隨着西洋人鬻笑和打滾。他們的上帝，是我們搬不過來的。馬列主義和實存主義是他們之自殺，我們不可連自殺都要做效他人。要向前創造，首先必須能精神自立，其次必須自知和知人，第三必須使自己在知識上不遜於人。

必自知才能知人，而知人以後也一定更能自知。

這一本書，是爲了知人而編成的；不是爲了學時髦而編成的。而爲了自知和知人，我們還將陸續編印同類和有關的書。

最後，我們對原文作者和譯者表示謝意。

• 編 者 •

二十世紀之文藝與批評目次

編者前記

西方思想之革命…………… H. Smith 著 胡翼宣譯…………… 一

二十世紀之西方文學…………… J. Issacs 著 蔡懋棠譯…………… 二〇

二十世紀之抽象藝術…………… J. S. Ackesman 著 雷孝琛譯…………… 五二

二十世紀文藝批評之主要趨勢…………… R. Wellek 著 胡卜凱譯…………… 七〇

現代詩之危境…………… E. Heller 著 胡秋原譯…………… 九六

附錄

現代詩人與批評家 T. S. 愛略特…………… 燧 公…………… 一三一

人名索引…………… 一四三

西方思想之革命

Huston Smith 著
胡翼宣 譯

本文著者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首任哲學教授、芝加哥大學博士，以對十九世紀文化的研究著名。此文論西洋文化之第四期（後現代期）的變動，對當代科學、哲學、神學、藝術之特點有簡要之說明。原載 American Journal 一九六一年三月號。

一

靜靜的、無法挽回的，西方人遭遇到一件大事。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改變得這樣澈底，以致在歷史的透視下，二十世紀很可與那目擊基督教勝利的第四世紀，和那標誌現代科學破曉的十七世紀一樣，列為在人類思想上激發一真正新時代的罕有時代之一。在此尚在進行的改變中，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實在是佔了一個有決定性而多數人却還未廣汎觀察到的地位。

一個時代的決定性的假定，給生活在這一時代裏的男女思想、信仰、希望和想像以色彩。這些假定，因常與我們同在，所以往往不為我們注意。就像一付眼鏡，因它常在使用者的鼻樑上，就不再感到它的存在了；但這並不表示它沒有影響。這些藏在我們人生觀後面的假定，終以各種方法使世界發生折射作用，而決定我們的藝術和制度：例如我們住的房屋的種

類，我們的是非感，我們成功的標準，我們所想像的義務是什麼？我們以為怎樣才算是一個人？我們如何去崇拜上帝？或者，我們到底有無一個上帝供我們崇拜？

到現在為止，西方人的史詩已經載着他經過了三個這種基本假定的偉大構形。第一個構成了希臘羅馬或古典的世界觀，它一直發展至第四世紀。由於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勝利，此希臘羅馬世界觀遂為基督教世界觀所代替，它繼續控制歐洲直到十七世紀。現代科學的興起，開創了第三個觀察事物的方式，這方式已被冠以「現代精神」的稱號。

現在，這一現代世界似乎已走完它的路程，而為凱斯學院 (Case Institute) 的德克·傑倫馬 (Dirk Zellema) 和其他人，稱做「後期現代精神」(Post-modern mind) 所代替了。下面試圖將西方思想最近的鉅變加以描寫。我將由把基督教世界觀和現代世界觀帶至焦點上的地方開始。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看出我們新興的思想模式和以前的有何不同，並且不同到何種程度。

二

從第四世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勝利起，經過中世紀及宗教改革，西方的精神首先是有神論的。「神、神、神，神是一切」這一感嘆，在二十世紀大家會假定它——實際上也是如

此——是出於一位神學者之口。但在中世紀，它可能發自任何人。事實上毫無問題的，一切生命和自然界是認爲在一個人格上帝的監督之下。這上帝對人的意向是完善的，而他達成這目的的力量是無限大的。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生活顯然是通體富于意義的。雖然人們明白他們生活的目標，他們並不一定就能了解或假定他們能够了解自然界的動力性。聖經永不會將創世的道理擴張爲宇宙論，並用充分理由斷定這宇宙在每一點都是「一個意志的直接產物，而他的方式又不是人類的的方式」。上帝說『就這樣』，於是也就這樣。這就是一切了。在永恒之光的閃耀中，上帝平靜的理解自然之道，而人只看到它的表面。

基督徒的人生生活在世界上，就像一個人生活在他父親的房子裏，接受他的社會構造與生活情況而不加深究。『有誰能了解空中的雷聲呢？以利戶向約伯問道：「神如何吩咐這些，如何使雲中的電光照耀？你知道麼？雲彩如何浮在空中？……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是誰安放的」？那時晨星齊唱，神的衆子也都歡呼。』這些修辭學上問題，答案是很明白的，自然界的巨靈，是不可能從神秘的大海中被人類可憐的心靈的魚鈎釣得起來的。

基督教的宇宙論，直到中世紀中期才開始嘗試。那時，與其說是由於聖經，毋寧說是由

于希臘的靈感，而受亞理士多德的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再發現的影響。同時自然界的曖昧也不成大的問題，因為既然宇宙是有照管的，大家就可藉它來供給一個可靠的安排，而在其中好尋出自己的解救。這解救之道，並不在於按照人類的目標去排列自然界的秩序，而是在將人類的目標和上帝的聯為一致。而爲了這一目的，消息就在手頭。就像上帝自己保有自然界的奧秘一樣的確實，他經由他的聖言及其教會的教訓，指明了人類的義務，那些盡力於他的義務的，將得到永恆的報酬，而那些拒絕的，一定滅亡。

我們可以將基督教世界觀之下的主要假定摘要的說：一切實在之焦點集於一人身；物理世界的機構超乎我們的理解之外；我們自救之道不在於征服自然，而是在遵守上帝啓示於我們的戒律。

三

這三個假定中的第二個——即自然界的機構超過人的理解之外——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紀開始發生疑問的問題，如是才嚮導了由基督世界觀到現代世界觀的過渡。文藝復興對古希臘人的興趣，使希臘時代對自然興趣復甦。約二千年來，西方人第一次開始深刻的觀察他的環境而不是站在外面，達文西是象徵的。他的解剖研究和繪畫，一般說來，已揭露了一個興趣

的方向，將人的眼光轉於一種人心內部的密室或照相機，他的一架不比尋常的照像機，『它可以制止飛行中的老鷹，而令揚起腳來的馬定下來。』人們再度去注意自然界的細節作爲意義含蓄的使者。他們想知道上帝手工的熱望，是和想了解上帝本身的熱望相同的。

這結果，如我們所知，即是現代科學。在精密的察究下，發現了自然界的朦朧不清，只是暫時性而非最終的。只要有耐心，宇宙的構造必能被置於一神奇的焦點。牛頓的呼聲完全捉住了這一興奮。「我做效你思考你的思想。」雖然自然界的奧秘是無限大於我們所想得到的，但人類的智力亦堪與匹敵。宇宙是一貫的，遵守法則的系統。它是可理解的！

在這一發現之後不久，我們就收穫了實際的成果。苦工可以被解除，健康得以增進，貨物倍增，而閒暇也擴充了。由於這些利益相當可觀，和可理解的自然一道工作，就開始掩蔽了那以對上帝的意志之服從，爲完成人類任務方法的觀念。上帝的東西並未全部被遮去，因爲那樣將造成與過去決裂，而此決裂將爲歷史一般所不許。更正確的說，在思想的邊界，上帝休息下來。不是無神論，而是理神論。上帝創造了世界，而讓它按其自己內部建立的法則運轉的概念，是現代的心靈特出的宗教立場。上帝以創造者藏在自然界之後，他的方式和意願經由自然界爲人所知。

像基督教世界觀一樣，現代世界觀也可將它的主要假定概括爲三點：第一、實在世界也

許是人身的，但是更確定且重要的，它是有秩序的。第二、人類的理性能够識別此一秩序，因爲這秩序表現爲自然法則。第三、人類成就之道，首先在於去發現這些法則，在可能時利用它，而不可能時則順從它。

四

對於西洋思想中現代世界觀之盛時已去，而將讓位于第三大轉變的懷疑，是因爲能反省思考的人們，不再信任這三假設之任何一條。前二條是我們要談到的。探討中的思想家不再確定「實在」是秩序化或有秩序的。若是這樣，他們也不能確定人類的智力能够把握這個秩序。聯結這兩大懷疑，我們就可對「後期現代精神」加以定義，即對「實在」是人身的信念已失信心之後，對它是否有秩序以及人類的理智能顯本事表示懷疑。

引導我們的祖先去思考「實在」是秩序性而非人格性者，是科學；但當代科學已打破十七——十九世紀科學家所建立的宇宙論，一如衝破硬壁，使我們並無替換之物。此種青黃不接，固然迷人，然此固爲問題之一部，而另一部分更爲深刻。從根本上看，一個新宇宙論的缺乏，是由於物理學家已把我們去想像事物究竟如何的能力連根砍斷，以致我們看不出事物與我們想像力之兩端還能回到一塊。

如果說近代物理給我們一個與我們感覺相衝突的世界，那麼後現代期的物理學正是給我們一個與我們想像力相衝突的世界，在此處，想像只是當作形像。我們現在已與第一種衝突言和。例如桌子看來好像不動者，實際上它是活動得令人難信的，因為電子圍繞核子作每秒千萬萬次的轉動。在我們下面的椅子雖然感覺安定，而實際却近乎真空。這些事實，一方面固然非常奇怪，而對人的秩序感並沒有什麼永久的問題。要適應它們，只需過去大而笨重的世界圖樣換上一個精巧的世界，其中一切，都是在輕靈的跳舞着，空氣似的旋轉着的。

但新物理學對人的秩序感提出的問題，是不能用尺度上的精密化來解決的。代之而起的，他們似乎指向事物行爲之方式和我們可能想見他們各種方式間之根本的分離。例如：我們如何能畫出一個電子，同時沿二條或多條不同路線在空間中運行，或者從一軌道跳到另一軌道而竟不橫斷他們之間的空間呢？我們怎能建立那一種空間模型，使它「有限而又無邊」，或是建立一光的模型，既是波又是粒呢？就是這些「謎」，使得物理家學如哈佛的布利基曼（P.M. Bridgman）建議說：『自然界的構造，最後將是一種我們的思考過程不能充分和它相應，以致我們不能思考它……世界枯淡，逃避我們。我們面臨一些真正難以形容的事了。我們已達到科學界的偉大先驅者視界的極限，這視界說：我們所在的世界，是一個共感的世界，可用我們的頭腦去理解的世界。』